

禪宗正脉卷第四

勸四

南嶽

智
黃檗希運禪師初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涨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

勸四

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脰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智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為沙

智上

彌問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師便掌彌曰太龐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廉說細隨後又掌裴裴相國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智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

曰王老師齋師戴笠便行師頭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圓它熟

後去間也老僧行腳時或遇草根下有一個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它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它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湏着夢精彩好還知道大唐國內

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為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餘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

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

初四

二

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堅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目方辯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裡安着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

正宗辨非

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
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
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
汝久後總被俗漢算將去在宜自看遠
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

即散去珍重

長慶大安禪師續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
海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
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
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始牧

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
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漏
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宋衆請接踵住
持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
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廩

三

赴陽談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
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
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
討所以安在漏山三十來年喫漏山飯
何漏山屎不學漏山禪祇看一頭水牯

元 僧家

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個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迹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

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使得如

六門

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
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珍
重○僧問一切施為是法身用如何是
法身師曰一切施為是法身用曰離却
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地水火風受

卷五

想行

識曰這箇是五蘊
師曰這箇是五蘊

○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個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彼陰

○問佛在何處師曰不離心

海

大慈衆中禪師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

中主師曰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會即便會莫切切泉拂袖而去○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

勸四

四

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平田普忻禪師○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

翻自
文海

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

摺

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着○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

石霜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翻百
大
海 師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
此人即答汝西來意曰近日湖南暢和
尚出世亦為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
出這死屍着沙
你
即
印
山
山
後
問
晚
源

慧

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
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
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
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師覩
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它故紙

痴漢誰在井中山提問鴻山鴻召慈寧
翻百
大
海 山應諾鴻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語
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鴻山處得地

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窓也
大痴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
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
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個歇
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

白文
門風

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
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
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
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者得
聞極則事

和安通禪師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
因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
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個是何物
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
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邪

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
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
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
丈頤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曰
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召其人其人應
舊四

諾師指棲櫛樹子其人無對

百丈涅槃和尚嗣南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
開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
大義師乃展兩手衆固措須見推文

趙州觀音院東院亦從諗禪師童稚從師披

東南

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卧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個是你主師近

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

平常

中行

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邪師於言下悟理○師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

物四

七

月到窓○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個甚麼師曰悔不更與兩踏○師一日到菜園執

柱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菴曰作甚麼

師曰探水菴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個

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上堂如明珠

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
草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為一枝

草用

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
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

何免得師曰用免作麼問僧辭師曰甚
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
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

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
曰摘楊花摘楊花問僧問承聞和尚
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問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
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

小摺

究理

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
地甚麼處着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
究理坐着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去老僧
頭去夢幻空花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
法一如既往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

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着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

勸四

卷六

入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

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
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指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

卷六

路營

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頤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蕩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

藏經

慕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
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
了也○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
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
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

勸四

九

舊子
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
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
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
柏樹子評頌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
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
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
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
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別僧問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
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曉不
下評頌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等如
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
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評頌問

有語言是揀擇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箇師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

庵

曰大道透長安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孟去其僧忽然省悟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也無僧舉似洛浦

底

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話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略約師

勸四

十

曰汝祇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問新到僧到此間麼曰

性無佛字

哭茶

去

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
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烏甚麼曾到
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
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問萬
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

得一領布衫重七斤領真定帥王公携
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
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
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
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

人來

接三等

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烏甚麼却下禪
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
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
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
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問師

到

十

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
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
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
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上堂正
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

教李

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裡易見
難識問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
西門南門北門問初生孩子還具
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球子僧却問
投子急水上打球子意旨如何子曰念

打珠

念不停留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
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問十二
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
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立有
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

好窮理

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
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

副南長沙景岑禪師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
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
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

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
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
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
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
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

沙門

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
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
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
六道輪迴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
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

物四

十二

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評頭遊山歸首
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
到甚處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
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蓉
○有客來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

卷之三

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即今祇
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
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
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
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

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量劫來生
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頭有秀才看千
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
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
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

卷上

得閒題取一篇好○皓月供奉問天下
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問
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
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甚麼未證師
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

勸四

十三

學自

馬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焉善
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
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
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
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

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月○僧問
如何是平常心師曰要眠即眠要坐即
坐曰學人不會師曰熟即取涼寒即取
火○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
繼嗣曰還叅學也無師曰我自叅學曰
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間萬象萬象
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牛角童○師
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畫有這箇祇
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
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踏山曰因直下是

卷大
秀

箇大蟲自此諸方稱烏岑大蟲

三聖

今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
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
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
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

色即
空

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凝
處非墻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
色本來同又云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
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

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
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
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
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
日荅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

山河

色即
空

○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
性在阿那頭師曰妄想作麼曰其如動
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

領問如何

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
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

清空

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
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
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華嚴座主
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
有無
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

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
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
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
璃爲法界體以真金像爲無漏智體能
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內現

勸善

十五

空無時但無假無曰如和尚所說有何
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
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豈
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
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

事林叢書

真金像○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
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徧乾坤法法分
明皆祖父回頭慚愧好兒孫泉答曰今
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徧乾坤還鄉
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頭僧問

了即業障本来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只

如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空又問雲門門曰確大鴻秀云長沙空雲門確信手拈非誰心舌無本末山人拈

曰確大鴻秀云長沙空雲門確信于拈
幾有錄毫

子湖利縱禪師頃因邑人翁遷貴施山下
子湖創院師於門下立碑曰子湖有一
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

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參方禍

頤祖菜菴和尚順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

何不覓箇住處曰甚麼處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州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州曰向甚處住師曰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州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驟撲

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尼到叅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曰不敢
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馬疊照禪師頤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
時呌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

馬雲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

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桃子曰

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

法眼代云此時

但掩耳出去

剛南雲際師祖禪師勸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

六

不識如來歲裡親收得如何是歲泉曰

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

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

勸

泉曰去汝不會我譯師從此信入

香嚴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麼

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它向上人無事兄弟總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

善別

恭恭地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
少分以虛空無鎖閉無僻落無形段無
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曰
老僧不曾見古人曰今時血脉不斷處
如何仰羨師曰有甚麼仰羨處○問某

補用

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曰更從我覓甚麼曰不為閑事師曰汝教我道乃曰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日馳求有甚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他籠罩著始是學

補用

七

處也○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明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

南
卷

靈鷲開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未分事若教

補用

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參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峯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生不肯伊

補用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試道者僧擬再問師曰盡足作麼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意師舉拂子

曰是境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
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
見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池林沼揔是
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底如舉起拂子
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
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盡乾坤是個眼
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語

陸豆大夫評頭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
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
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
似此機緣按會元見南泉章

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
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覩便將出
去須更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
等無差別甘乃行賤勸四又一日入寺設
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
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密甘拂
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
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昇頭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

拄杖曰會麼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

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趨或曰遲一刻或

曰打動關南就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雙頌雙頌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為

甚麼足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

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
旨焉

徑山鑑宗禪師有小師洪諹以講論自矜
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真義忘詮汝筭海
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

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謹茫然遂禮辭遊
方至鴻山方悟玄旨乃嗣鴻山

芙蓉靈訓禪師靈師辭歸宗宗問甚麼處

去師曰歸煩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
束了却未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

勸尤

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
途中善為師領此言頓忘前解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
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
變處識取

常。五臺智通禪師自稱大神佛。初在歸宗會下

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

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

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

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真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

杭州刺史白居易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

大乘金剛寶戒云凡守任處多訪祖道

學無常師

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籠子師接得
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臨終有偈

曰舉手擎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
看誰是我般人

鎮州普化和尚圓。師事盤山密授真誠而
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
行化或城市或塢間振一鐸曰明頭來
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
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大眾莫待老僧上來

問

帶

繆

杭州

天龍

和尚

上堂

大眾

莫待

老僧

上來

住曰揔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齊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勸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

掣頭知它是凡是聖師忽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

蘇州良遂禪師勸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鋤

頭去鋤草師到鋤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緣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弟不采

禮拜和尚洎被經論瞧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

遂揔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濟著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久來這裏作麼曰良价無柰疑

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
是甚麼价無語師曰好個佛祇是無光
燄

西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
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

主

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
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揔是揔不是汝
合作麼生僧無對

西州處微禪師唐宣宗問云何名戒對
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為定對

高僧傳
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
為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覺無惑名慧帝
曰何為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
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
便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

斯亦方便之談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
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為佛心對
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
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
號體唯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

總

卷之三

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
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
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
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
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

世為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為
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
能頓曉是以佛為韋提希權開十六觀
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作佛
是心是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

釋迦佛

人持經念佛持咒求佛如何對曰如來
種種開讚皆為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
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
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
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

勸四

主

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
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
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
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脩一切善法
不住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

卷之三

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脩身參尋知識漸脩萬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跡帝曰何為噴見何為漸脩對曰噴明自性與佛同傳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

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

師是日辨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

朗州古隄和尚仰山到裕師曰去汝無佛性山又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

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為山處得地師曰莫是鴻山的子麼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

為湊泊

勸四

主三

河中府公畿和尚因往羅漢路路逢一

騎牛翁師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道師喝曰這畜生翁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翁曰直

繞與麼猪少啼角在師便打翁便拍牛
走增收

梁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又却頭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义下死道不

得也义下死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

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攏入懷裏師拊通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瞧我來三千里外瞧我來便回梁湖南祇林和尚○毎此文殊普賢皆為精

魅手持木鈁自謂降魔纔見僧來恭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鈁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鈁無言僧問十二年前

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

兒家

梁黃州齋安禪師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

臘月臘州陳尊宿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

旨於黃檗後為四衆請住觀音院常百
餘衆經數十載頃學者叩激隨問邊答
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
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

勸四

西

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居房織蒲鞋
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或見講僧乃
召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頃一日
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個入頭處
也未若未得個入頭處須覓個入頭處

禪

頭

若得個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
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
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
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頃師見僧乃
曰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

師曰三門頭金剛為甚麼舉拳曰金剛
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
路師曰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
初三十一中九下七頃問以一重去一
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

話脚

○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某甲
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必然
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若不
問老僧即緘口無言汝既問老僧不可
減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

勸四

五

面無慚色○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
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趣出了也曰和
尚恐某甲不實那師曰拄杖不在茗菴
柄聊與三十○問僧近雖甚處僧便
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

尚清

喝四喝後什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
掠虛漢○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
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因
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
也不識○上堂梨開也在我裡聚也在

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梨開師曰三九二
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既心即佛我
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
道師曰盤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
何裡聚師乃歛手而坐○師看經次陳

操尚書問和尚者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師舉起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師問秀才先輩泊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個甚麼才曰

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答示衆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千華境頃六揚子江頭波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考妣

千項楚南禪師參黃檗檗問子未現三界

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檗曰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上堂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脩無漏道免被人因果繫絆

道無漏

禪門

二六

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漏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教誰體師曰體者亦無

體

烏石靈觀禪師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丈一日雪峯

口若言我道即審却我舌曹山歸舉似

洞山山深肯之

鑑證漢宗徹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采意師曰骨剉也○問如何是南宗北

宗師曰心為宗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

勸四
三七

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
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

一輪皎潔萬里驕光

鑑證相國裴休居士守新安日屬連禪師初
於潁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跡

伺便扣門師開門峯驀胸擋住曰是凡
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峯
曰也祇要識老兄○僧到敲門行者開
門便出去僧入禮拜問如何走來意
師曰適來出去者是甚麼人僧擬近前

師便推出閉却門○曹山行脚時間如
何是毘盧師汰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
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個話
頭祇欠進語何不問為甚麼不道曹却

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痘却我

勞侶掃洒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祗接
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
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
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
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

人尅的若是何故汨沒於此乎寺衆愕
然自此廵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
復堅請住黃檗山荐興祖道仍集黃檗
語要親書序引

大隨法真禪師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

洞山次至嶺外大鴻會下數載食不至
充卧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群鴻深
器之一日問曰閻黎在老僧此間不曾
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
鴻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
知旨如獲鑿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

禪宗

漏口漏歎曰子真得其髓○上堂此性
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
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
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回其體
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別分無別無斷

勸

天人

故
詩句增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
這不壞個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它去也師
曰隨它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
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
曰汝速回去懺悔僧曰大隨師已歿僧

禪

再至投子子亦遷化庵側有一龜僧
問一切衆生皮羣骨這個衆生為甚骨
羣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僧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
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唇米跳

不出○問僧講甚麼教法曰百法論師
拈杖曰從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曰苦
哉苦哉

靈巖樹如敏禪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
手而已詩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

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

師曰郎當屋舍沒人修

靈雲志勤禪師在鴻山因見桃花悟

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悟
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

魏

不疑鴻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鴻曰

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上堂
諸仁者所有長短盡在不常且觀四時
草木葉落開花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
水火風成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

魏

元

髮不曾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

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

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生死釋
尊為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至道
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

魏

明

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問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
到來曰學人不會師曰彩氣夜常動精
靈日少逢願長生閑混池示分時含生
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

一
翻

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舍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

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合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

翻

鑒

湖州祿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勸四

三

師曰還見庭前花藥欄磨僧無語

翻
卷之四
嚴陽善信等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

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將去

師於言下大悟

翻
卷之四
壽山師解禪師住後上堂諸上座幸有真

光孝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纔綻徧滿娑婆

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

此是教意師曰汝披甚麼衣服○師領

衆出見露柱乃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

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

如喊口過殘春

國清奉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銅

頑鐵額烏觜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
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

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鵠出籠和雪去時

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

竹師曰一叢兩叢斜曰學人不會師曰

三箋四箋曲

雪寶常通禪師參長沙沙問何處人師曰

勸四

主

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

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僧問
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
知有汝三世僧良父師曰薦否不然者
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

功亡警然而起即是傷它而況言句乎

禪。石梯和尚一日見侍者折鉢赴堂乃喚

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者曰上堂齋
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
此外別道個甚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

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
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為吾侍者

禪。漳州浮石和尚上堂山僧開個卜鋪能
斷人貧富定人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
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

土

禪。關南道吾和尚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

德山歌有時執木劍橫眉上作舞僧問
手中劍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
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

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自代
拈劍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麼始得禪。趙
州來師乃著豹皮襪執吉擦捧在三門
下翹一足等候繞兎州便高聲唱喏而
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

去○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已上二則

按頌古見潭州道吾智下准會

元中懷緣在泉州嗣南道吾章

卷之三

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溪和尚問如何

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

勸四

主三

師曰非男女相駁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駁於是服膺

龍溪

金華俱胝和尚○初住菴時有足名實際

來戴笠子執錫遠師三匝曰道得即下

龍溪

刺史陳操尚書○一日與僚屬登樓次見

者參間只豎一指

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

整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師凡有學

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嘆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叅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

數僧行脚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
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
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驚喚上座僧皆回
首公謂諸官曰不信

勸先

長慶道獻禪師上堂彌勒朝入伽藍暮成

勸四

三十三

正覺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
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它恁麼道
也太然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
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
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為等閒

業識茫茫蓋為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
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十
九年住世不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
輪是吾曾轉法輪耶然今時衆中建立
個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為初心耳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三月三
日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湏說我法妙
難思便下座

禪宗正脈卷第四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脈

第一九三册